



# 鲁南煎饼香



■王广会

我一直生活在鲁南小镇，自小吃煎饼长大，对煎饼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鲁南煎饼起源于何时，已无确切记载，有的说起源于三千年前，还有的说诸葛亮率军与曹操作战时被围困，士兵缺衣少食，忍饥挨饿，诸葛

亮就让人把铜锣翻过来，放上面糊，做成煎饼，以此解决士兵们的吃饭问题。

山东人多吃面食，面条、馒头不易储存，惟有煎饼既能抗饿，又方便储存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煎饼有嚼劲，卷上大葱，或者尖椒炒微山湖小干鱼，大口嚼起来，美不可言。

煎饼是鲁南地区的主食，家家户户都有铁

子。铁鏊子像一面大筛锣，中间略鼓，由生铁铸成，因为耐烧，受热、散热均匀，做出的煎饼不会生一块糊一块。起用鏊子前，要用砂纸或砖头将其细细打磨，直到光滑如镜，再涂上一层食用油，用火烧烤，使油浸入铁鏊，这样多次养护后才能使用。而且每次用完以后，还要用油脂细细擦拭，做好保养。

鏊子的炉台一般用砖头和泥土垒成，里外还要用泥巴仔细糊好，既能防止漏火，又可以保温。做煎饼需要的燃料更有讲究，多用玉米秸、树叶、小麦草之类的软质柴草，树枝和煤炭的火力太旺，不易控制火候，而软质柴草起火快，火力温和，草木灰保温时间也长，做出的煎饼不会因火旺造成糊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柴草燃烧时还散发着草木的香气，这是鲁南大煎饼好吃的关键所在。

以前的鲁南农村，人们常吃地瓜煎饼。取地瓜粉加水，和成糊状，灌进特制的面袋，扎上口，压上大石头，挤出水分，再掺上玉米面，和成半干半湿的面团。做煎饼时，双手抱着面团在鏊子上滚动，随着滋滋的响声，一阵雾气腾起，空气里弥漫着煎饼的香甜气息。大约半分钟，拿起用竹子做成的竹劈或小刀，在煎饼边上划一下，顺着翘起的边儿，滋啦一声揭下来，一张香喷喷、薄如纸张的煎饼就做成了。

地瓜玉米煎饼劲道十足，香甜可口，可以保存好长一段时间，至于麦子煎饼，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一两次。麦子煎饼的做法和地瓜煎饼不同，取面粉做成稀薄糊糊，用勺子盛一点放在

鏊子中间，然后用竹劈一翻一翻顺着鏊子边向周围翻动，摊成一张薄饼。刚下鏊子的麦子煎饼清香酥软，但时间一长，就变得像橡皮筋一样，没有好牙口，还真吃不了。

做煎饼是个辛苦活儿，一般需要两个人配合，一个摊，另一个负责烧火。一阵子下来，摊煎饼的往往累得腰酸背疼，满头大汗。做煎饼还是个技术活，心灵手巧的人做出的煎饼又薄又香，烧火的人也需要默契配合，烧出的火候恰到好处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干完农活的人们便聚在一起，燃起煤油灯，有说有笑做煎饼。有时人们还拿来白菜、萝卜或者韭菜，切成细丝，放上佐料，摊在煎饼上，做成菜煎饼，吃起来满口生香。

这些年，街上卖烧饼、馒头的渐渐多起来，却仍然无法改变人们对煎饼的钟爱。现在的煎饼以小麦粉为主，掺入花生、大豆、小米、高粱、地瓜干等杂粮，这样使煎饼变得酥脆香甜，营养更丰富。而菜煎饼也被做成一道美食，昔日的大鏊子换成小鏊子，大土灶变成小火炉，一辆三轮车就可以载着这些器具满街跑。做煎饼用的菜也更加讲究，种类也更加丰富，几十种菜品随心搭配，再加上各类调料，放在白面煎饼上，煎得两面金黄，酥脆可口。

鲁南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个习俗，就是每到年底，无论多忙，都要抽时间烙下厚厚一摞煎饼，预示着来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而且，煎饼是圆的，也代表着来年万事顺利，圆圆满满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## 栖霞山赏枫

■唐红生

南京栖霞山与北京香山、苏州天平山、长沙岳麓山，并称为我国四大赏枫胜地。每到枫叶飘红时节，我都会登上栖霞山摄影。

由景区南门而入，山间雾气笼罩，树林披上薄纱，影影绰绰。柏油路盘山而上，栈道几乎与公路并行。因为能近距离赏叶、拍摄，我选择步行栈道上山。

木栈道蜿蜒于林间，一棵棵、一丛丛、一簇簇枫树，树影婆娑中呈现点点绯红。“小枫一夜偷天酒，却倩孤松掩醉容。”矮小的枫树格外火红，像喝醉酒似的。仔细观察，叶片上每条经络都在紧张，似乎要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迸发，映红整个山峦。

一路追随红叶，越往山顶雾气越大，不觉来到秦始皇登山临江处。此地是一制高点，藏在枝繁叶茂枫树下的亭台，一不小心露出飞檐翘角。红叶配古建筑，古风扑面，是摄影的好素材。站在廊下俯视，巍峨的长江四桥飞架南北，如长虹卧波，高楼鳞次栉比，城市展现新姿，江面朦朦胧胧，江水浩荡东流，汽笛声声，马达阵阵，千帆竞发，蔚为壮观。

山道蜿蜒，一路向下。天气好转，云开雾散，视野顿时宽广许多，就连湿漉漉的枫叶也频频点头。红叶谷怪石嶙峋，茂密的枫树或在石中，或挂峭壁。鸡爪槭、红栎、榉树、枫香等，红的、黄的、褐色的叶交织在一起，层层叠叠，滚滚而来，绘成一轴色彩艳丽的长卷，正应了孔尚任《桃花扇》中“放目苍崖万丈，拂头红树千枝”的意境。

清泉汨汨流淌，桃花湖畔，一池碧水倒映古意盎然的珍珠泉亭，一枚枚嫣红的枫叶，落满亭上青蓝的瓦面。虽不见珍珠般的点点泉涌，但以水为镜的枫叶，有的探下身子，有的直立岸边，有的旁逸斜出，株株风姿绰约，形态万千。再看水中树影，如水彩画一般。

山脚下的栖霞古寺，香火袅绕，梵音低回。栖霞山形如一把巨伞，故最早叫伞山。由于山中盛产草药，可以用于养生，又得名摄山。南齐明僧绍在此结庐隐居，并建了一所“栖霞精舍”，颐养天年。临终前，他舍宅为寺，寺以宅名，于是就有了栖霞寺。后来寺的规模渐大，栖霞山因寺而得名。

寺门前几棵百年以上银杏树，似乎浸润了千年名刹之神韵，高耸参天，伟岸动人。四周如炬的枫树，落叶仿佛轻轻飘落在南朝楼台烟雨里。银杏叶的黄、枫叶的红，与暗红色的院墙、黑色瓦片交相辉映，既热烈又庄重。

明镜湖水水平如镜，岸边几蓬黄草点缀着宛如绿宝石般的湖面。湖上建有彩虹亭、六角形，丹楹黑瓦，翘角飞檐。此时，太阳已穿过云层，将高大的红枫染得如火似霞，与彩虹亭上摇曳的红灯笼相衬，如满天红霞倒映湖中，股股暖流四处漫溢。

走出西大门，回望高大牌坊上“栖霞山”三个字，大气磅礴。我忽然想起“一座栖霞山，半部金陵史”之美誉。登栖霞山不仅赏枫，也可访古，悠悠古韵把枫叶浸染得如此隽永，漫山的枫叶又把山渲染得绚烂。霜愈重叶愈艳，直至最后灿然，这是自然之美，也是生活之趣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## 立冬景纷呈

■徐新

“北风潜入悄无声，未品浓秋已立冬。”秋景尚未完全褪尽，立冬披着清静高远的蓝天，踩着厚厚的落叶匆匆而来，冬天的扉页悄然翻开。

立冬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合称“四立”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个节气，在古代社会是个重要节日。《礼记》曰：“立冬之日，天子亲帅三公、九卿、大夫以迎冬于北郊。”汉魏时期，立冬这天，天子要率群臣迎接冬气，表彰与抚恤为国捐躯的烈士及其家属。

立冬是寒风乍起，万物凋零的寒冬开始之日。高远的蓝天下，日渐疏朗的枝条在轻风中不时飘下几片叶子，树枝横斜，疏影交错，每棵树都在迎接寒风的洗礼；空旷的田野静静躺卧着，庄稼已收割殆尽，丰收的果实全部运回场院。但南方的大地依然富有生机，即使在草木凋零的时节，麦苗齐刷刷冒出泥土，油菜苗直起腰杆，山茶花含苞待放，枇杷花飘香，生命的律动又开启新的旅程。

立冬时节正处秋末，故而诗人往往对着尚存的黄花落叶吟诗作赋。

元代陆文圭的《立冬》写道：“早久何当雨，秋深渐入冬。黄花独带露，红叶已随风。边思吹寒角，村歌相晚春。篱门日高卧，衰懒愧无功。”黄花带露，红叶飘飞，村歌互答，闲情高卧，实在是一番妙不可言的景象。元代仇远的《立冬即事》写出典型的立冬气候特点：“细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叶半青黄。小春此去无多日，何处梅花一绽香。”真正的霜寒还没到来，唯见庭院里树叶半青半黄，这样的日子恐怕不多了，冬天只有寄希望于清香的梅花。明人王稚登的《立冬》诗则意味深重：“秋风吹尽旧庭柯，黄叶丹枫客里过。一点禅灯半轮月，今宵寒较昨宵多。”诗人笔下的立冬可见些许禅意。秋去冬来，树叶落尽，立冬这晚已比昨宵更冷，客居他乡的诗人守着一盏孤灯半轮残月，触景生情，更盼望家的温暖。

我国幅员辽阔，立冬时节在北方已是“水结冰，地始冻”，南方却还是小阳春的天气，所以诗人应景之作也就有所不同。

李白的《立冬》诗写道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白，疑雪满前村。”立冬之夜，笔墨结冻，也懒得写诗，寒炉中温起一壶美酒，边取暖边饮酒驱寒，诗人在微醺中竟将月光当作满地雪花。白居易的《早冬》则写道：“十月江南天气好，可怜冬景似春华。霜轻未杀萋萋草，日暖初干漠漠沙。老柘叶黄如嫩树，寒樱枝白是狂花。此时却羡闲人醉，五马无由入酒家。”江南十月，冬天似春天，寒霜未冻，青草萋萋，太阳暖暖大地，叶黄嫩如初生，诗人热切盼望喝酒的清闲。

“落水荷塘满眼枯，西风渐作北风呼。”秋去冬来，又是一年四季轮回。流逝的时光，承载着生命的轮回与轻盈，在人们的辛勤耕耘中，生生不息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## 芦花絮语



■董全云

“芦花白，芦花美，花絮满天飞，千丝万缕意绵绵，路上彩云飞，追过山，追过水，花飞为了谁……”每次听到这首《芦花》，眼前便浮现桑园葫芦寺高山上那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荡。

芦花之美，美在清静清逸与清寒。中唐诗人雍裕之说：“夹岸复连沙，枝枝摇浪花。月明浑似雪，无处认渔家。”夹岸连片的芦花随风飘摇，摇成朵朵洁白的浪花，皎皎明月下，如银似雪，浑然一体，茫茫苍苍，分辨不出哪儿是渔家。南宋戴复古在落日余晖中临水远眺，不由感慨：“江头落日照平沙，潮退渔船岸岸斜。白鸟一双临水立，见人惊起入芦花。”寒烟弥漫，日已偏西，日暮直径略显寂寥，唯有人来鸟惊，显出一派生动。

远处的山，近处的树，寂静的旷野，都如这纷飞的花絮，没有禁锢，纷纷释放。此时，若有人高声放歌，一定会激起漫天芦花白色的絮语。

偶尔几只小鸟飞过，清脆的鸟鸣，回响在蓝色碧空和从从流苏般的芦苇花间。芦苇荡

意散布在湖畔沿，不用沃土肥田，一份肆意流淌蔓延的青色，轻易抓住人的视线。伴随寒意渐浓，芦穗变白，大片白色的芦花成为最美的风景。它们静静地落在深山，看上去纤细柔弱单薄，不择环境而生，不惧风雨而立，不逐名利而淡，脆弱里孕育刚毅，纤瘦的筋骨撑起诗意的生命。

芦苇沐浴在阳光下，远远望去是一片耀眼的银白，只是多了几分豪迈和萧瑟。一簇簇、一丛丛、一片片、一排排，或大或小、或多或少、或厚实或单薄的白色芦花披上一层绒毛，随风尽情摇曳起舞，一阵风抚过，尽显从容淡泊。

这片芦苇，一年又一年地蔓延、生长，春秋枯。它们以瘦弱的身躯迎风接雨，以随和的性格穿越寒冬酷暑，坚守一片净土。

芦苇深处，一只灰色的鸟雀，正带着羽翼初丰的幼鸟彷徨在芦苇荡的边缘。幼鸟抓在倾斜的芦苇上，风中的芦苇不停摇荡，小鸟惊慌失措地拍打着翅膀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大鸟在旁边跳来跳去，振翅飞起，再次回来，不停鼓励引导着它，必须在初冬到来前，勇敢地迈出最关键的一步——学会飞翔，飞向高空。

我忽地想起儿时，父亲带我学骑自行车的模样。那时的父亲，同样教我勇敢前行，排除恐惧，一次次摔倒，他总会及时伸手扶住倾斜的车子，鼓励我重新跨上车上路，直到目送我驰向远方，渐渐远离他的视线。

正沉浸于往事，抬头再看这对鸟雀父子，一眨眼已相携飞过河岸，我知道它们的翅膀下，藏着同我一样的远方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铁塔协“奏”

■张跃 摄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新多山